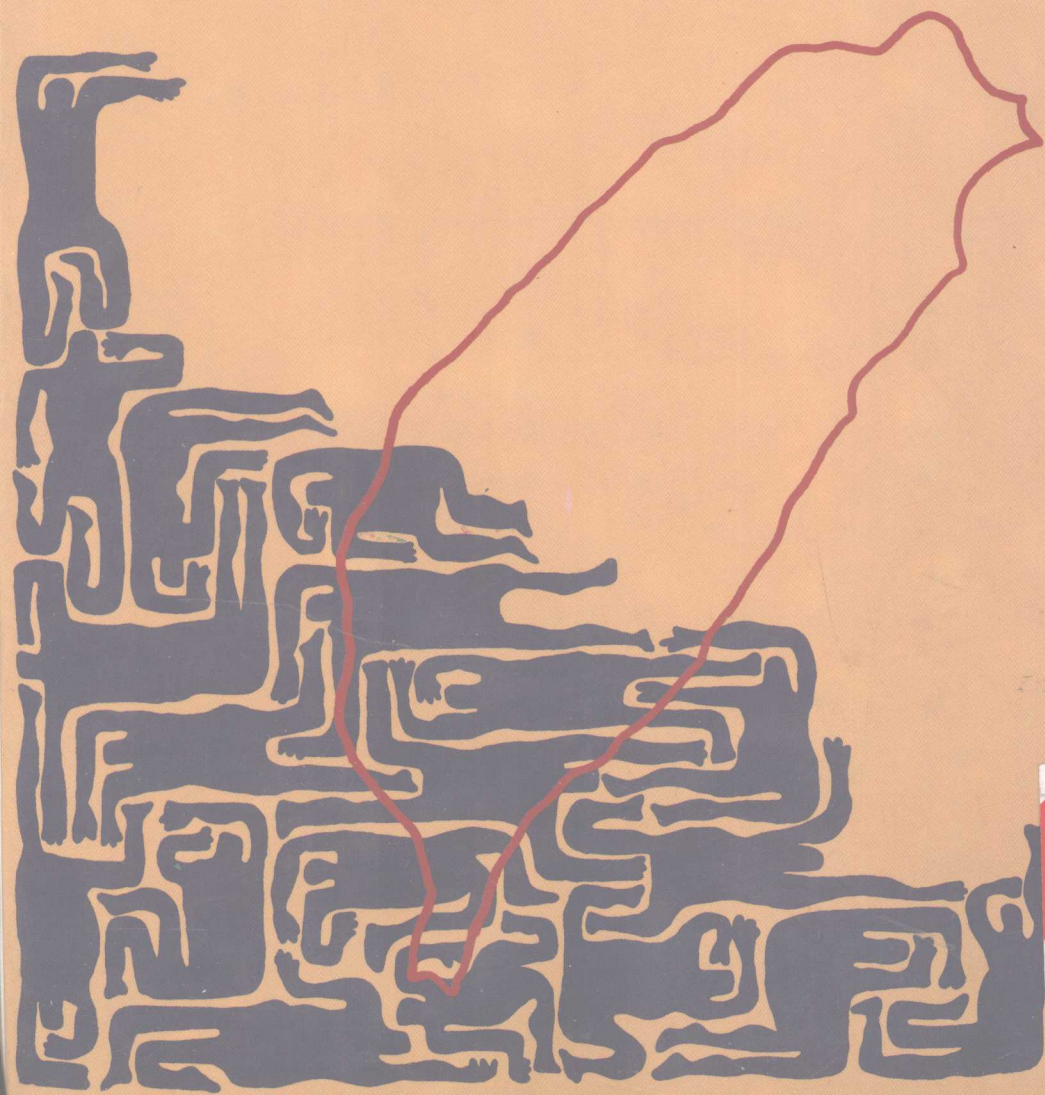


人類學與台灣

台灣烈烈 002

林美容 著



林美容 著

台灣烈烈
002

人類學
與
台灣

稻鄉出版社

人類學與台灣

作者：林美容

發行人：彭永強

封面設計：曾宗盛 楊藝

出版：稻鄉出版社

台北縣板橋市漢生東路 53 巷 35 號

電話：二五六六八四四、二五六四六九〇

傳真：二五六四六九〇

郵撥帳號：一二〇四〇四八～一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四一四九號

排版：永捷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刷：正陽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定價：新台幣 210 元

初版：中華民國 78 年 8 月

再版：中華民國 81 年 9 月

I S B N : 957-9405-01-8

* 破損本或缺頁本請寄回本社更換 *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542002

序

劉枝萬

余自幼即遠涉重洋，負笈東瀛，專攻史學。迨二次大戰後，始倉卒返台，目睹故里蛻變，爲愛鄉一念所驅使，即狂走諸邑，廣搜史料。時值世情動盪，民生未蘇，雖然鄉土研究，風氣初開，是項工作，却備嘗艱難。鑑於近來台灣研究，澎湃而起，匯成潮流，撫今追昔，不勝感慨繫之。

惟台灣光復，已閱四十多年，爲概觀此一地域研究之趨勢，余曾試將時代劃分爲前期、中期、後期與現在等四階段。乃以戰後約十年間爲前期，亦即繼承日據時之過渡期；以爾後約二十年間爲中期，可謂安定，却未免停滯之時期；再約十年間爲後期，頓呈高漲，且領域擴張之時期；現在已臻發展，但似乎面臨轉捩點矣。同時，按研究者所屬省籍、國籍、種族等因素，分爲本省人、外省人、外國人以及其他等四類，依此，可領會其立場、動機、作風與目的之所以未盡相同。質言之，乃以時間之推移爲「經」，研究者之類別爲「緯」，交織使成座標，以助理解台灣研究之特性也。

若由此觀之，林美容女士當屬後期之本省籍後起之秀，孜孜不倦，實事求是，立論嚴謹，執

筆穩妥。本書所收錄，共計四十二篇，均係十數年來佳作，涉及範圍較廣，而以包括社會、文化、婚姻在內之台灣社會文化現象為主幹，頗有見地，尤其善用田野工作所獲第一手資料，難能可貴，洵深入淺出，雅俗共賞之好書也。敬述數語為序。

出自深情的批判

張炎憲

認識美容，記得是在返台後不久，在一次《台灣文藝》的編務會議上，讀到谷君（美容的筆名）所寫的詩與散文，深受感動，探尋之下，才知也是中研院的同事。因此才漸漸有了來往。

搬到南港後，同住在一棟大樓裏，來往就更加密切起來。談論的事情也更加深入而廣泛。不僅談到台灣文學的現況，更談及當今的政治社會問題。每談到盡興時，美容常會情不自禁地予以批判、指責，流露出女性溫柔面之外的陽剛之氣。

她個性爽直，常毫無保留地說出內心的話，因此常得罪人於不知不覺之中。遭人忌，遭人排斥，她傻乎乎地有時還不曉得。不過，她個性之可愛也就在此，讓人感受到那份深厚純樸的感情，來自於草屯的鄉下，來自於對這塊大地的關懷。

認識她越深，倍感珍惜她的這份執著和感情。

近日，她將十三年來所寫的文章，匯集出版，看似容易，其實需要勇氣。因為這本書中道出了一位人類學者在研究歷程中，所遭遇的轉變，以及對研究事象深思之後的反省。

我們的既成教育體制，教導的是海峽對岸的歷史和關懷，而缺少台灣本土的教育。美容也一

樣，她從這種教育環境中長大，繞到美國留學，又回到台灣，終於在了解越深之後，拾回了對台灣的再認識，而改變了思考的方式，產生對台灣的肯定和認同。

美容這本書的出現，指出了經由田野工作，經由學術研究，發現了台灣學術根本問題的所在。台灣學術要真正能生根發展，需要建立主體性的思考，建立獨特的台灣文化。如果翻開美容最早的一九七六年的作品，會發現她重新認識台灣，是經過漫長的迂迴過程，經過掙扎和調適，這種心路歷程，不僅發生在美容一人的身上，也發生在這時代中的許多人的身上。

身在學院中的人，常常會因專注於學術的鑽研，而忽略了他在學術之外的一些責任。也許這是專業精神之可貴。可惜在我們的社會中，很多人是爲了逃避政治，而關起門來；不然就汲汲於爲當道做學術上合理的解釋。美容也曾因學術研究之專業或社會關懷之難於兩全，而發生衝突矛盾。不過，她還是抑不住關懷之情，忍不住的再三提出批判，因爲對台灣的深情出自心底，無法割除。

她又以纖細的感情，用詩般的感覺，寫出了傳統社會中婦女的問題，提出理性的呼喚，要求社會上對女性的合理公道。而問題的探討，是經由專業訓練的思維開始，表達了女性在追求知識的過程中，所遭遇到的困境，從其中所得到的體驗，以及發自內心對現代社會中女性所扮演角色的期盼。

這本書所收集的文章，有些相當具學術見解，如：祭祀圈和信仰圈的問題。她極想突破中研院「濁大計劃」以來的研究瓶頸，而提出新的看法。這些從田野實證中所得到的論證，不僅體會

出了台灣鄉土的脈動，也更堅定了她對台灣研究的熱誠和信心。

認識美容越久，越感受她在躑躅中的一份固執的感情。她的專業執著、田野工作、社會關懷和文化認同，雖然不屬於同一的範疇，但追求的目標是一致的，就是建立台灣研究主體性的地位。希望透過台灣主體性的建立，台灣能產生屬於自己的新文化。

與美容既是鄰居，又是工作上的同事，也是學問上的智友，深知她的感情是豐富而沈潛的。樂見其出書問世，更盼望今後她能在多方面盡情的發揮，爲了她堅執的理念去努力、去奉獻。

人類學與我——代自序

林美蓉

浸淫在人類學的領域已經十八年了，十八年當中約有十年的時間是在「學師仔」。我是一九七〇年以第二志願進入台大考古人類學系，一九七四年畢業，繼續念碩士班，一九七七年研究所畢業後，留在系內擔任助教。一九七九年到美國加州大學 Irvine 分校留學，一九八二年取得博士候選人資格後回國寫論文，一九八三年取得博士學位。綜觀我的求學過程，我對人類學的追求可說是一往情深，直入無礙，但也並非一見鍾情，因為還有一段舊情。

打從中學起我就喜歡文學，聯考時台大只填兩個志願，第一志願當然是一心想念的中文系，第二志願隨便聽一個讀台大的親戚講，而填考古系備用，心想台大兩個就好，考不上台大可以念師大，比較省錢，沒想到誤打誤撞進了考古系。起先，還是對中國文學舊情難忘，也去中文系選修過幾門課，奈何發現研究文學其實累人，不若欣賞文學自在。也差不多在大三的時候，些微對人類學有窺其堂奧的體驗，自此，就開始窮追不捨的研習人類學。然而文學並非從此成爲棄婦，我常慶幸知道怎麼從文學作品裏去了解人，了解人性，這一份對人的好奇，其實也是引導我進入人類學研究的契機。

說是「學師仔」，當然考古人類學系的老師都是我的師傅。李亦園老師有條理精彩的講課，我想現在台灣很多中生代與新生代的人類學者都受益於他的啟蒙，我也不例外。陳奇祿老師在我當學生及助教的時候還沒有很忙，我常常有機會親炙，他年青時候認真研究的情形，及日據時期在台的一些日本學者的掌故，在他堆滿書籍的家中，在咖啡廳裏，都是他喜歡與學生侃侃而談的話題。已故的唐美君老師一直是我們班的導師，他也是我碩士論文的指導教授，跟他學習的過程中，我研讀有關中國研究的典籍，對漢人社會的興趣於焉而起。此外王崧興老師與黃樹民老師是大四時所接觸相當具有啟發性的老師，在他們的課堂上，學生的討論非常熱烈，真是一時俊彥。有時難免想真是幸運，考古系師資最好的黃金時期我正好在那裏，又有出類拔萃的學長，活潑有勁的學弟，彷彿我不必做什麼，只要置身其中就是有福。

真正讓我立定主意，一心往學術一途發展的却是出於劉斌雄老師的啟發。大四時我就到政大民族社會學系（現已改稱社會系）旁聽他的數學人類學^①，雖然是一知半解，但劉先生的學者形象以及為知識而知識的精神，讓我了解什麼是一個真正的學者。那時他一年在政大教，一年在台大教，研一時又選他的親屬研究。劉先生的親屬數學說真的既專門又冷門，但他對學術的專注，問題取向的研究思考方式，對我有很大的影響，我們師生之間的交誼雖淡，但是却頗為相契，我認同他這樣的學者形象，他一直是我的學習對象，好學深思細心有耐性，不斷地去找問題，形成問題，尋求解答，再挖更深入的問題，再尋求解答。我想學問就是在這樣的深刻化、細緻化的過程中建立起來的。

由於劉先生的啟發，配合著我對漢人親屬研究的興趣，研二時我做了一個自發性的研究，寫了一篇〈中國親屬稱謂研究〉的論文，頗受幾位師長學長的好評鼓勵。嗣後作碩士論文探討時，雖未能繼續這方面的探討，但我對中國親屬稱謂的形式分析^②的興趣，已經埋根下種，無可動搖了。幾年後，我因著這個興趣，申請到 UCI 的全額獎學金，因為該校有全美最堅強的數學人類學的師資陣容，他們自然很訝異也很高興遙遠的台灣有人要去跟他們學這種冷門的東西，而且我的 GRE 分數頗高，他們認為我的邏輯思考够格，所以給我全額獎學金。這對家境不佳的我，無異吃下一顆定心丸，因之當時雖也有芝加哥大學人類學系的人學許可，我還是去了 UCI。去時，是帶著所有有關中國親屬稱謂研究的文獻去的，特別是馮漢驥的 *The Chinese Kinship System* 一書^③，我告訴自己，此行是去學方法的，一定要學到一種形式分析的方法，可以從馮漢驥所記錄的三百多個稱謂中，找出幾個簡單的法則來說明解釋。

再下來就是要談我的美國師傅了。一開始我就有兩個 co-advisors，剛去時其中一個指導教授 John Boyd^④在法國遊學，只有 Michael Burton^⑤在。本來出國前我認定 John Boyd 是我主要親炙的對象，因為他可說是親屬數學的大將，寫過相當有份量的論文。但他不在，只好在 Burton 的指導之下選修課程。跟他上一對一的課，叫 independent study。想不到跟著 Burton 唸書，他介紹我看的語言學的書，特別是 Greenberg 那本小書 *Language Universals*，裏面的一些概念讓我覺得與中國親屬稱謂若合符節，遂開始我對中國親屬稱謂之語言分析的鑽研。

我在 UCI 的兩年半簡直是如魚得水，生活上沒有憂慮，第一年全額，第二年以後每個學季都免學費，另外都有 TA 或 RA 的獎學金，連暑假也有 RA。師長、同學與一些秘書的支持鼓勵更讓我銘感在心。UCI 是一個研究大學，校齡雖淺，却集合一批年青有創意的學者，他們鼓勵個人研究興趣的發展。因為我一開始研究興趣就很清楚，又得 Burton 適當的引導，研究的過程中每有新的發現，去與 Burton 談時，他那鼓勵性的微笑，一直是我難以忘懷的。第一年的核心課程，除了課堂上唸一些老師（包括系內教授及校外請來的教授）指定的閱讀文獻，主要的工作就是個人要作研究，最後寫出論文，並在全系報告，以此決定是否可以繼續攻讀博士。記得我報告完之後，引起的討論非常熱烈，幾乎系裏每位教授都發言了，會後收到很多的卡片、紙條、鮮花，都是一片讚美鼓勵之語。想想，在這樣的環境，我怎能不學有所得。

第一年的第三個學季 Boyd 已經從法國回來了，免不得要跟他上一對一的課，我也花精神努力要了解他作的研究，無奈數學的基礎不夠，他弄的東西又是形式化、抽象化的程度非常高。不過與 Boyd 相處學習的過程中，他並非對我全無影響，我對中國親屬稱謂的分析最後雖然沒有採取數學的徑路，而採取語言學的分析，但他平常給我的一些半群 (semigroup) ⑥、同餘關係 (congruence relation) ⑦等數學的概念，使我對結構的意含有更清楚的掌握，有利於我對中國親屬稱謂的結構分析。事實上，Boyd 對中國親屬稱謂也發生興趣，他甚至說可以用數學中 automata 的概念⑧來分析處理，只可惜我這方面的訓練不夠。Boyd 對我所發現的親屬稱謂結構其實了解極深，雖然我的研究沒有往他的路線發展，但他對我的表現也頗為激賞。因

此，Boyd一直與Burton擔任我的指導教授，論文的committee裡面兩人也同任co-chair。

除了兩位指導教授之外，系裡Kimball Romney、Douglas White及Linton Freeman教授對我的研究學習都有啟發鼓勵的作用。Romney^⑧是Burton的老師，從輩份上講他是我的師公，只是我直接從他受教，他是美國人類學家中國研究親屬頗有名氣的學者，跟他上多向度分析(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簡稱MDS)的課，寫了一個研究報告，頗得他的好評，他還建議我投稿美國人類學家雜誌，連我的指導教授Burton都樂了呢！我跟White及Freeman上有關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方面的課，對我之中國親屬稱謂的分析也有所助益，譬如網絡中點與點相連接，一個點如何與另一個點有結構上的等價(structural equivalence)的概念^⑨，促成我用圖形來表示親屬稱謂的詞素組合(morphemic composition)。

第三年的第二學季，我就寫完論文研究計劃，參加口試。其實當時研究差不多都做完了，只剩下寫的工作，正巧我申請到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的工作，就束裝回國了。花了一年兩個月的時間把論文寫完，從此，正式告別學生身份。一共只有四年的時間就拿到博士學位，就人類學而言，實是少有。說真的，我很感謝劉斌雄先生的啟迪，使我一開始就有清楚的研究方向、研究問題，也很慶幸在DCI知遇於兩位指導教授及系裡的幾位教授，在他們的指導下，我對中國親屬稱謂的結構一直能有新的發現。每當有所得，有新發現的時候，總讓我興奮莫名，我常想在DCI的那段日子恐怕是我最有創發力的時期，這又不能不歸功於學校對個人研究興趣的尊重，

以及學校的設備、獎學金、自由的學風、友善的環境對真正有表現的學生之全然的支持。

拿到學位，在形式上是「出師」了，但博士學位並非研究的終結，而是專業研究工作的起始，我是抱著這樣的態度來開始我的專業研究生涯。事實上回到台灣，還沒有拿到學位之前，我就在劉斌雄先生的啟發之下，從事中國親屬稱謂的後續研究工作，把一度我認爲已被我搞完了搞絕了再也沒有什麼搞頭的中國親屬稱謂，又發掘出幾個新的問題點，讓我得以發現真正的「親屬結構」。我的博士論文中處理中國親屬稱謂的語言結構的問題；取得博士學位後一年內發表的幾篇文章處理其親屬結構的問題，至此，中國親屬稱謂（書面的）的結構分析真正是被我搞絕了。對於這樣的局面，我其實是很哀傷的，一個研究由一人獨搞搞了幾年，搞到可以預期會後無來者，沒有來者，就是沒有人會引用我這個前人的研究，說來豈不可悲。不過，這幾年來已有不少學者在他們的研究中引用我的文章，例如耶魯大學的 *Harald Schaffer* 教授、政大邊政所的丘彥貴碩士、漢城大學人類學系的王翰碩教授、印第安那大學的嚴棉教授及清華大學語言研究所的曹逢甫教授。

我是一九八二年四月開始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工作，初任助理研究員，次年六月取得博士之後，改聘爲副研究員，迄今把人類學當作一項專業工作的時間已有六年半了，現在就來談談我在人類學專業研究的心路歷程。

初到民族所時，因覺得在美國學有所得，希望把我的研究成果分享給國內的學界，因此博士論文還沒有完成，就用中文先發表了兩篇論文，頗得一些人類學家、語言學家的好評。最高興與我

回來，也最有興趣了解我做的研究的當然是劉斌雄先生，我們師生有幸共事，經常討論，他不斷的給我一些概念，一些新的問題點，我對中國親屬稱謂的後續研究，完全是在他的啟發切磋之下完成的。本來以為國內的學術環境不如國外，大概不容易有好的研究成績，幸運地我有良師指導，於是著作不斷。總計從一九八二年四月回國到一九八四年底之間共寫了五篇中文的論文，兩篇英文的論文，可謂多產。「得遇良師」實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劉斌雄、Boyd、Burton 都是我的良師，他們不會強迫我跟他們的路子走，Boyd 與劉斌雄專長都在親屬數學，我雖搞親屬，卻偏向語言學的路子；Burton 搞泛文化比較研究^②，尤其對性別分工的研究著有成績，我曾擔任他的研究助理，但他仍尊重我個人的研究興趣，給予適當的引導。他們容許我個人探索的空間，這種自由我想是學術研究的必備條件。

當中國親屬稱謂被我翻來覆去搞得差不多的時候，開始想下一步要做什么，當時心裡其實有很多的挫敗，對現實社會環境的不滿，對學術環境的不理想，以及因為拿學位拿得太快所導致的一些人事的困擾，譬如，有人背後裡批評我博士論文沒做田野不算人類學家，而我是個愈挫愈勇的人，外力越壓，我越不服輸。這幾年來專在田野工作中求出路，田野成爲我的知識的重要來源，在田野工作中我莫立對台灣漢人傳統社會組織的了解，幾年來發表的幾篇論文，應該可以證明我田野工作的能力。

其實也並非刻意要強調做好田野，反倒是實際的田野工作在引導我的思路，讓我迄今爲止還有一些差強人意的成績。最初，其實我原想不要脫離親屬的研究，知道故鄉有一些大姓，也許

應該到那裡去收集一些實際上使用的口語的親屬稱謂，我過去的研究都是分析書面的親屬稱謂，是很有結構性沒有錯，口語的情形怎樣，我的分析方法不可以用到口語上來，難免納悶。所以當想到要下田野時，先想到的就是去一個 kinship-based community 收集親屬稱謂材料，但是一進入田野，漢人社會豐富的文化內涵與社會組織的樣貌就吸引我往別的方向走，親屬稱謂便不想收集了。

最先，我在草屯鎮內的簡姓聚落收集資料，對聚落的形成與型態頗有興趣，這種一姓佔優勢的血緣聚落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從其聚落內部的配置應當可以窺出蛛絲馬跡，遂著力於兩個簡姓聚落的調查，想從現有家庭的居住情形了解傳統住宅是怎樣進行空間的擴展，進而形成聚落，這種空間的擴展，跟各家戶之間的系譜連繫又有什麼關係。當時收集了很多族譜、家譜、公媽牌的資料也抄了不少，訪談的資料更不用說。

後來一位簡姓的族親（我祖父姓簡，入贅，我父親承祖母之姓）介紹我參加《草屯鎮志》的編輯工作，我負責開拓史的撰寫，當時即擬從聚落發展的觀點來寫漢人是如何來到草屯立莊，發展宗族勢力，而構成同姓的血緣聚落群，以及如何成莊立廟，發展地方勢力。因此我擴大範圍調查簡姓之外其他大姓的宗族發展，也開始收集寺廟與地方公眾祭祀的資料，全鎮大大小小的廟宇都跑遍了，跑得越多越知道如何掌握一些調查的項目，越知道如何去尋找適當的報導人，對漢人之傳統社會組織，不管血緣的或地緣的，了解也越多，也就越訝異傳統的社會組織那麼有結構性，血緣與地緣的交融那麼密切，何以學者甚少注意，為什麼我們的文化有那麼精妙的設計可以

讓同族聚居在空間上成爲可能，可以產生不同層次的祭祀圈，結合不同地域範圍的人群。研究自己的文化，特別是在自己成長的地方作研究，居然可以作到連自己也嘆爲觀止，可見我們對自己的傳統一向是如何的陌生。一向認爲人類學家研究本土社會須得抱著文化之再學習的心態，否則實難有所成，如果跟一般人一樣將自己文化的各種事物、現象視爲當然，是無法產生疑問，無法產生疑問就無法有敏銳的觀察，無法敏銳的觀察，就無法見人所未見。研究異文化可以憑藉好奇心驅策，研究本土文化如無敏銳力，從熟悉中發掘陌生處，則只能人云亦云了。

因爲研究草屯鎮的祭祀圈，知道草屯鎮大部分的村莊都有彰化南瑤宮老二媽會^⑫的會員，也得知南瑤宮有十個媽祖會，會員的分布範圍極廣。心想這麼大的組織爲什麼以前沒有人注意過、研究過，遂興起研究的念頭。這一念之起恐怕要費數年的功夫，彰化媽祖的信仰圈實在夠大，約有三百多個村莊。現在我收集的十個神明會的資料差不多齊全了，對彰化媽祖的信仰圈已有初步的全面性了解，但還需再深入的探討祭祀圈與信仰圈^⑬之間的關係，彰化媽祖信仰圈與其他神明之信仰圈的重疊關係，以及彰化媽祖信仰圈之形成的過程和持續不墜的原因，這些問題的探討都需要花相當的時日，這便是我目前研究的重點。

人類學是一門有趣的學問，我雖說是科班出身，但並非十八般武藝皆通，我對人類學的探究是採一門深入的方式。搞中國親屬稱謂的結構分析搞到自認爲見及人類心智的普同性以及個別文化運作之特殊性；搞台灣傳統的漢人社會組織，搞到我認爲是在爲台灣社會大部分人的生活樣貌留下史料。不要以爲傳統就是屬於清代或是清代以前，有些傳統會消失會衰敗，但是血緣聚落、